

加
黎
竟已

我的秘密之花

海男〔著〕



我偶然来到……诗、写
那是一位……的事
都必须由我……自解
去承担。这是……宿
在花瓶中，……在
中，我发现……在
中，我发现……

《我的秘密之花》敞露着，它是
我历史中的历史。——海男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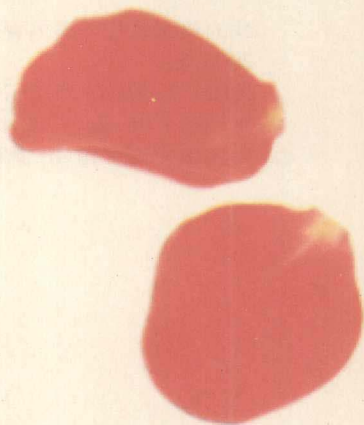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404-3516-X



9 787540 435165 >

I·2184 定价：22.00元

我的
海男〔著〕
秘密之花



◎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秘密之花 / 海男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
2005.5

ISBN 7-5404-3516-X

I. 我… II. 海… III. 海男—自传 IV. K825.6

◎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040785号

◎ 我的秘密之花

◎ 作者=海 男

◎ 责任编辑=谢不周 徐小芳

◎ 书籍设计=小虫子+屁屁熊+左右+ArtVi+粉红

◎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发行部电话: 0731-5983020

邮购部电话: 0731-5983015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◎ 2005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 × 1092毫米 1 / 20

印 张 / 9

字 数 / 98,000

印 数 / 1—10,000册

书 号 / ISBN 7-5404-3516-X / I · 2184

定 价 / 22.00元

◎ 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

1902:
1963:
1964:
1965:
1966:
1967:
1968:
1969:
1970:
1971:
1972:
1973:
1974:
1975:
1976:
1977:
1978:
1979:
1980:
1981:
1982:
1983:
1984:
1985:
1986:
1987:
1988:
1989:
1990:
1991:
1992:
1993:
1994:
1995:
1996:
1997:
1998:
1999:
2000:
2001:
2002:
2003:
2004:
2005:
.....

Contents

目录

- ∠I962: 云南高原的盆地_008
- ∠I963: 突如其来的路径_014
- ∠I964: 蝴蝶_019
- ∠I965: 迷失在民主广场_026
- ∠I966: 献给一个疯女人的红色石榴_032
- ∠I967: 马车上的迁徙_037
- ∠I968: 金沙江岸上的五七干校_042
- ∠I969: 孵小鸡的好时光_047
- ∠I970: 裸身沐浴_050
- ∠I971: 长箫吹奏者_054
- ∠I972: 集体野营拉练_059
- ∠I973: 黄军装_063
- ∠I974: 开拖拉机的朋友_067
- ∠I975: 人性谣传_071
- ∠I976: 看露天电影_075
- ∠I977: 青苔小巷中的情书_079
- ∠I978: 到达一个村庄报到_084
- ∠I979: 永胜小城_089
- ∠I980: 拜伦啊, 拜伦_092
- ∠I981: 诗或男人给我带来的邮电所_095
- ∠I982: 到小凉山看土豆_099

Contents

- ∠1983: 求婚的小镇男人_102
- ∠1984: 迷失在雾的前方_106
- ∠1985: 女性经验轶事_109
- ∠1986: 黄河流域的故事_114
- ∠1987: 两种事件: 死亡哀歌和生之极限_118
- ∠1988: 到北京写作_122
- ∠1989: 永恒的密友_126
- ∠1990: 在词语之间跳跃的身体_130
- ∠1991: 田园学校_132
- ∠1992: 出租小屋_136
- ∠1993: 颓废时期的生活方式_139
- ∠1994: 小酒馆、落日、匆匆过客_142
- ∠1995: 严家地, 我最初的秘密之乡_145
- ∠1996: 读者中的他们_148
- ∠1997: 蝴蝶是怎样变为标本的_151
- ∠1998: 海埂_154
- ∠1999: 为男人写传_158
- ∠2000: 在云南境内行走_162
- ∠2001: 我的秘密之花: 玫瑰_166
- ∠2002: 回到写作中来_172
- ∠2003: 昆明南郊_176
- ∠2004: 写作之外的杂芜和亲密_180

结束语。

我的 秘密之花

海男 著





我骤然感到，原来世界充满柔情，围绕于我的乃是一片仁慈，我与一切存在之物间系着甜蜜的纽带。我明白了想从你身上寻觅的欢娱不只是在你的身上，还萦绕在我周围。存在于街市的喧哗里，可笑地束起的裙裾下，在飒飒西风里，在孕育着雨滴的秋云间；我明白了，这世界并非是一连串的残酷的争斗，而是熠熠闪亮的欢乐，使人愉悦的柔浪，未为我们珍惜的礼品。

——摘自纳博科夫小说《仁慈》

1902:
1963:
1964:
1965:
1966:
1967:
1968:
1969:
1970:
1971:
1972:
1973:
1974:
1975:
1976:
1977:
1978:
1979:
1980:
1981:
1982:
1983:
1984:
1985:
1986:
1987:
1988:
1989:
1990:
1991:
1992:
1993:
1994:
1995:
1996:
1997:
1998:
1999:
2000:
2001:
2002:
2003:
2004:
2005:
.....

1962: 云南高原的盆地



◎父母的结婚照片，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一种风景，因为他的存在，有了我。

回到20世纪60年代时，我需要把身体蜷曲起来，回到母亲的子宫中去。毫无疑问，子宫是我触摸到的第一个小世界，里面柔软，我从柔软中感受到了温暖。猛然间，我滑出了子宫，那是一个黎明，母亲的分娩那么艰难，但我毕竟已滑出了子宫。

摇篮在哪里，属于我生命的那只摇篮到底在哪里？那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纳博科夫，我不知道这个收藏蝴蝶的人在哪里，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看见了他的那只摇篮：“摇篮在一道深渊上晃动，而常识告诉我们，我们的存在只是一道短暂的光缝，介于两片黑暗的永恒之间。”

1962年，我刚滑出母亲的子宫，摇篮就在我的旁边晃荡，那是云南西部的永胜县城，两边就是丘陵，往上走就能够看见红色悬崖。纳博科夫意念中的那只摇篮确实就在深渊上空晃动。它系住了我的生命，我被母亲置放在摇篮之中，随同深渊开始晃动。

从摇篮之中我看见了丘陵，红色的，一层层，犹如海中波浪。那一年，我的母亲二十七岁，我是母亲生下的第二个孩子。在我前面，我的的小哥哥已经在两年前出世。当我在摇篮的深渊中晃动时，我的的小哥哥正在树下玩着一条又一条小蚯蚓。他的两手松开时就像是一丛幼芽从泥土中长了出来。他用手指捏住小蚯蚓的身体。他站在泥土上，水沟边。那是1962年的春天，我睡在摇篮中，看见了永胜郊外的蚯蚓，也看见了小哥哥手指间弯曲着的一条一条蚯蚓。随同我的摇篮在晃动的，是一个穿着蓝布衣服的女子，她叫费玉珍，她那时已经三十五岁。她终身未嫁，是母亲从永胜县金官镇请来的保姆。因为母亲是农技师，无法照顾我们，而父亲又常年在外。当费玉珍从悬崖上放下那只摇篮时，我的身体翻动了一下，发出了啼哭。

1902:
1963:
1964:
1965:
1966:
1967:
1968:
1969:
1970:
1971:
1972:
1973:
1974:
1975:
1976:
1977:
1978:
1979:
1980:
1981:
1982:
1983:
1984:
1985:
1986:
1987:
1988:
1989:
1990:
1991:
1992:
1993:
1994:
1995:
1996:
1997:
1998:
1999:
2000:
2001:
2002:
2003:
2004:
2005:
.....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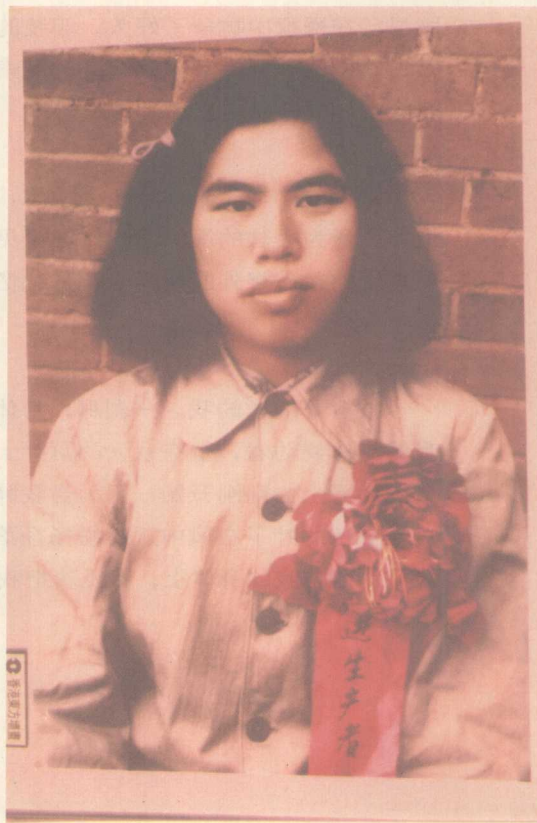
◎我的父亲，照这幅照片时是一位法官，他也许是我在世界见过的最英俊的男人之一。

而那时，院子里的一群鸡正啄着小哥哥放在地上的一条条蚯蚓。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小鸡在永胜县农技站的院子里穿行。我醒来，又睡着。始终睡在摇篮中，在摇篮中一次又一次被尿布上的味道所笼罩，尿味与农技站庭院中的槐子树的香味融为了一体。

我周围是一块盆地。稍远处一排桃木栅栏，一个牧羊人率领着一群黑山羊正穿越盆地，那盆地看起来像是着了火，因为盆地的颜色就是红色。费玉珍还要做别的事情，所以，她总是把我放在摇篮里，挂在树杈上，或系在木柱子上。

盆地上一口口水井，还有水井周围的青苔。费玉珍总是弯腰站在水井边，她是在照镜子，她是在从井里打水。一只只水桶在眼前晃动，就在那时，我感觉到了渴，我哇的一声哭出了声。我一定是想吮吸母亲的乳汁了。通常隔着老远，我就能感觉到母亲身体从盆地飘来的气息。隔着老远，我的嘴就嚅动着，哭着，希望母亲满足我的要求。然而更多的时候，当我口渴时却感受不到母亲的气息。

◎我的母亲，一位农技师，深入到桑园的巨大王国之中，给我带来最初的梦幻。



1962:
1963:
1964:
1965:
1966:
1967:
1968:
1969:
1970:
1971:
1972:
1973:
1974:
1975:
1976:
1977:
1978:
1979:
1980:
1981:
1982:
1983:
1984:
1985:
1986:
1987:
1988:
1989:
1990:
1991:
1992:
1993:
1994:
1995:
1996:
1997:
1998:
1999:
2000:
2001:
2002:
2003:
2004:
2005:
.....

我翻过身去，在一只金黄色的摇篮深处翻身：水井就在我的身体之下，就在我的身体的左侧、右侧各有一口水井。也就是说，我在两口水井之间中晃动。当母亲的乳房不在我身边时，我发现了两口水井，费玉珍似乎从我的啼哭中明白了：我的嘴蠕动是在期待一种甘泉，如果乳汁可以解饥解渴，那么甘泉则可以渗入一个小生命的灵魂之中。就在那天午后，由于我的拼命啼哭，我吮吸到了费玉珍碗里的清泉水。我的身体就像沐浴了一次，躺在摇篮中甜美地睡了一觉。

1962年秋天，当我的身体落在一片秋叶之上时，费玉珍慢悠悠地解开了束缚我几个月的襁褓。我的四肢早已在襁褓中抗争了好久。四肢的力量确实太渺小了，我需要一双手解开襁褓外的绳索。从那时开始，我的身体便开始感受绳索。

襁褓外的绳索是棉绳，很柔软，也许是我见过的世界上最为柔软的绳索之一。在没见到由丝绸缠绕的绳索之前，襁褓外的绳索永远是记忆中最为柔软的绳索之一。

被解开绳索的我，一刹那，身体仿佛被解放了。我的身体舞动着，躺在秋天的落叶上舞动着。树木的凋零期看上去刚刚开始，因为当我睁开双眼时，一片片金黄色的叶子在风中正纷纷扬扬落下来，那些叶子轻柔地落在我的身体上，费玉珍把我从落叶中抱起。





◎现在，我开始讲述我的故事，通过这些瓦砾、墙壁，我在游走着，我生命中曾经访问过这些老房子，它在我出生时笼罩着我。（何祥庆/摄）

云南高原的盆地上到处是落叶：也许正是从这一刻开始，我的小身体开始接触了抖落在地上的绳索的暗影，接触到了从树身上抖落在盆地上的一片片落叶。也许正是这一切，使我在啼哭中想从费玉珍的怀抱中滑落下去。

这时，我的母亲正从一个乡村归来。她给我带来了黑色的桑葚。我咀嚼着，不再是吮吸，因为，我已经慢慢地长出了牙齿，犹如嫩芽从地上冒了出来。母亲总是试图让我张开嘴，发出一声：啊……

1962:
1963:
1964:
零壹肆
1965:
1966:
1967:
1968:
1969:
1970:
1971:
1972:
1973:
1974:
1975:
1976:
1977:
1978:
1979:
1980:
1981:
1982:
1983:
1984:
1985:
1986:
1987:
1988:
1989:
1990:
1991:
1992:
1993:
1994:
1995:
1996:
1997:
1998:
1999:
2000:
2001:
2002:
2003:
2004:
2005:
.....

◎我开始面对世界时，或者我感到饥饿而啼哭时，我的母亲也许摘下过这些隐秘出现的玉米喂养过我。（何祥庆/摄）

1963: 突如其来的路径



在摇篮中晃动时，我已看见繁星下面的道路，明朗阳光下面的道路。而直到我从母亲和费玉珍的背上滑落，才能确切地叙述我的歌曲：突如其来的路径上走着永胜县城郊外的牧羊人。他仿佛在我内心的柔板中，跟上了一段节奏。我模仿着那群山羊，仿佛用一双脚就可以模仿到大自然的每一种旋律。

突如其来的路径告诉我，搀扶我走路的手即刻就会松开，母亲的手，费玉珍的手，小哥哥的手，邻近朋友们的手，都会松开我的小手。在那一刻，我似乎体验到了从心灵中喷涌而出的激情：美妙的东西、令人颤栗的东西，都是在距离中捕捉到的。

路径或长或短，或宽或窄，都能产生距离，所以，我转眼之间就把母亲，把曾经搀扶我手臂的人抛在身后。1963年春天，我彻底地摆脱了别人的搀扶，学会了走路。当然，我已经记不得为学会走路而付出的代价，但是，一个伤疤留在了脚踝处。不过，用不了多长时间，那个伤疤就会离开我的身体，不知不觉地融入到尘埃之中去。

脚踝上留下的那一个花纹，它像一片花瓣，贴在我的肌肤上。这是我述说1963年春天的一个显著标志。那一年，突如其来的路径，给我的身体带来了自由。所有的路径都展现在我的眼前，似乎是在让我的身体产生旋律，让我逐渐地体现在现实之中。

首先，我再也不用守着保姆的双膝，她的黑色长围裙盖着双膝。只要她双膝直立在我面前，就意味着我不自由。我听见她黑色围裙发出轻轻的叹息，那是让我丧失自由的旋律之一。然而，我已从攥住的那黑围裙的一角发现了我逃离出去的路径。

一只鸟儿引领着方向，那其实是一只飞不起来的小鸟。在它飞得很近的时候，被我看见。我踉跄着跟上它的影子。眼看着小鸟就要飞起来时，它却从一片树篱之中落下。它恰好落在路径上。那时候，我并不知道那是一只受伤的小鸟，我并不知道飞翔这个词。

我走上前，用小小的手指触碰小鸟的一对翅膀。然后，我看见它的眼睛无助地渴求于我。这是一只受伤的小鸟。直到后来我才知道，它跌落在地是受了伤，是它的翅膀受了伤。

零壹陆
1963:
1964:
1965:
1966:
1967:
1968:
1969:
1970:
1971:
1972:
1973:
1974:
1975:
1976:
1977:
1978:
1979:
1980:
1981:
1982:
1983:
1984:
1985:
1986:
1987:
1988:
1989:
1990:
1991:
1992:
1993:
1994:
1995:
1996:
1997:
1998:
1999:
2000:
2001:
2002:
2003:
2004:
2005:
.....



◎现在，我已经来到了人世间，我和我的小哥哥还有母亲、父亲被一种家庭的亲密关系所笼罩着，这是一张来自照相馆的老照片，看上去，我已经开始向往做一朵花。

我沿着路径往下走，那是一条泥路。我看见了不远处的小哥哥，他和他的伙伴们仍然在地里捉蚯蚓。我的牙牙学语对小哥哥来说没有任何意义。1963年的春天，我的牙牙学语根本表达不清我所看见的、那只躺在泥路上翅膀受伤的小鸟的状态。

当我绕原路回去时，那只受伤的小鸟不见了。三天以后，小哥哥发现了小鸟的尸体，它已经在树篱下面死去，身体开始腐烂。小哥哥把它埋在泥土里。他松开泥土时，我就站在旁边，我目睹了这一场景。

那是1963年春天，与周围环境的宁静相比，没有人会为那只小鸟过分悲伤。保姆依然在不停地唤我，只要我从她的影子旁边消失，她就不停地唤着我的乳名，直到我的影子闪现，她才会长吁一口气。

可是，1963年的我又能跑到哪里去呢？农技站外面就是护城河，保姆很害怕我会跑到护城河边去，成为一个溺水者。然而，农技站离护城河还有一段距离，1963年，靠我自己是绝对不可能跑到那里。不过，小哥哥出现了。他牵住我的手，加入了他们的游戏队伍中。一天上午，小哥哥的手牵着我，和其他农技站的孩子，朝着护城河的路径走去。

明朗的阳光仿佛照亮了我踉跄的步履，钻进了我肌体，我有一种彻底摆脱保姆的欢娱。因为小哥哥的手始终拉着我的手，从这一点来看，我的脚已经跟上了小哥哥们朝前奔走的节奏，我已经学会了独立走路。

任何历史都是从脚开始。每当我看着自己的脚时，我就认为，脚始终是我身体中最性感的部分。我有一双粉红色的脚，脚趾纤细而饱满。那天，我站在护城河堤上看见了河里翻卷的鱼，我惊讶地用我的小脚丫跳着。那时的我，穿着一双绣花鞋，是保姆绣的花鞋。

一尾鱼突然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在水中跳跃着，身体的历史就是那种鱼的跳跃姿态吗？一尾小鱼在水中跳入水底，又从水底升上来，划动着水面的波浪，同时划动着眼前的波浪。从那一刻起，在我小小的身体中就孕育了波浪。身体的历史，随着一尾护城河中的小鱼，开始游动。没有人看见1963年的我，小小的身体在游动。

1963年，有三件事在我生命中浮沉：随着我脚的历史，我在一条路径上看见了一只小鸟，我甚至看见了小鸟的天空、呼吸以及从空气中往下滑落的全部过程；我目睹了一只鸟尸被小哥哥埋入泥土中的全过程。对一个人的叙事，应该就从此刻开始，因为我目睹了死亡，死亡在我身体中转换为谜；更有意义的事情，就是那尾小鱼儿，它浅红色的肉身在水中跳跃，它那欢娱的身体为我的生命发明了一个游戏。